

■工友情怀

# 我的美女师傅

□李言录 文/图

去年，经过考试，我进了一家工厂工作。进车间的第一天，主任带着我拜师。嗨！我一看我的师傅，愣了：她娇小的身材，纤细的手指，白里透红的小脸蛋，体重不足百斤，是个年龄并不比我大几岁的女孩。就是她？当我的车工师傅？我一个男子汉跟她能学啥？主任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当着众人的面，还非得让我拜师不可。我出于无奈，红着脸，硬着头皮，含糊其词地叫了一声：“杨师傅”，站在师傅面前，五大三粗的我语音出口，羞臊得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乍开始，我还真有点瞧不起我师傅。对她的言辞和指令，我虽不明显违抗，但也不是积极主动，更谈不上礼貌对待，有时我竟叫她“小杨师傅”。对于这些她并不在意，她仍以师傅的身份耐心细致地教我技术，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我，慢慢地使我改变了态度，对她产生了敬意。

有次，车间里来了一批急活，为了抢任务，我不慎被铁屑扎伤了胳膊，瞬间血流不止。我咬着牙，用手紧紧地摁住伤口，可血还是一个劲地流。“哎呀！李子被扎伤了。”身边不知是谁嚷了一声。我的师傅闻讯，急忙停了车跑过来。二话没说，从兜里掏出自己小花手帕，紧紧地勒住我的伤口。血止住了，她望了望我，嗔怪地说：“越是任务急，越要注意安全，瞧你那脏乎乎的手，用那么脏的手捂伤口，伤口是要感染的。”

我看着她的举动和面容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惭愧。此时的小师傅，俨然像一个姐姐在疼爱她的弟弟一样怜爱着我。



她见我痴呆地傻愣着，又一笑说：“去吧，快去厂医务室包扎一下吧！”

师傅日常对我的爱护和帮助，我从心里感激。开始认可她生活上是大姐，技术上是师傅，从而也就总想找点机会报答她，在车活上自己多干点，让她少干点。谁承想，任凭我怎样地加劲，就是超不过她。为了超过她，我偷偷地提前一个小时上班，心里想，今天我是无论如何要超过你。谁知，在下班前，她走到我面前，捡出几件活儿用卡尺量了量，微微一笑，拿到自己的床子上，一声不吭地继续加工。小小的一幕，真让我这男子汉脸上发烧，同时又让我打心里服她。

出于尊敬与钦佩，我去掉了平时称呼她的那个“小”字，真诚地喊她“杨师傅！”她听了点点头，脸上露出美丽的笑靥。

说实话，我崇拜我的师傅，更从心里尊敬她，佩服她。

■青春岁月

## 闪亮的日子

□颜巧霞 文/图

我们仨围着这一莹莹如豆的灯火，畅所欲言。马凡说：“我叫马凡，就是个麻烦！”马凡的爸爸是我们小城的父母官，常常跑来给马凡送吃的。马凡却说他不爱她，马凡觉得她爸一直盼望生个男孩，没想到却是她来了，所以才给她取名“马凡”。马凡最想考上大学做个“马凡赛子”，让她爸明白，她这闺女比儿子还强！

吴婧接过话来：“你看我爸还校长呢，给我取名吴婧——无劲啊！我一定加把劲考到北广，然后留在北京做个优秀的主持人。”主持人这光鲜的职业就像窗外夜幕上的星，那样闪耀，明亮，但是离我们这帮农村孩子太远了。她会去北京做个主持人吗？十五岁的誓言会随风而逝吧？

收到马凡的信，她在信中写道，刚开学她就被男孩子们评为“十大丑女”之一。其实她的模样不糟糕，只是懒于收拾打扮。我安慰她，她回信却甚是豁达：“我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，别的



都不在乎！”当一个女孩子为梦想奋斗的时候，像一个英勇顽强的女斗士，讽刺、嘲笑一个个踢开去，只剩下努力，最后她一路过关斩将，挤过独木桥，考上了心仪的大学。

吴婧没能去心中向往的大学，被一个师范类大学录取，热爱教育事业的父亲很开心，然而她的主持梦却越发炙热。一个人到处打听北广的招生条件。在大四那年，她考上了研究生，也拿到了北广本科录取通知书。她毅然放弃了读研的机会，走进了北广（现改名中国传媒大学）做了一个大龄新生，一切从头再来。

现在的她真的留在了北京，成了一名主持人，电视上她甜美娇俏的模样总是让我想起烛火摇曳，我们仨围桌而坐诉说梦想的那个晚上。

回首往昔，人常说，时光无情，而我觉得时光多么有情，我们青春里许下的梦想誓言，竟这样巧笑嫣然地给我们一个圆满。



■图片故事

## 父亲回来了

□朱凌 文/图

离世四年的父亲，在我的梦中又回来了。依稀还是在老屋，母亲买回了许多菜，笑意吟吟地在水池边洗着菜，父亲则走了过来，帮着一起洗。两个人边说边笑，如同当年一般。站在一边的我，正准备过去帮忙，父亲却说：“你进屋坐着，这有我就行。”

梦中的一切都是那般的温馨，梦中似乎也知父亲已经离世，可是却并没有半点害怕的感

觉。远远地看着他们两个在厨房里忙着，感觉是那样的美好。这样的梦在他离世之后，已是第二次做，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只是倍感温暖。

床头的闹铃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，一切都戛然而止。醒来后想着梦中的一切，泪水顺着脸庞流了下来，我不知道这梦究竟寓意着什么，难道说，离世多年的父亲，只是想在梦中给我一个安慰，让我不要挂念？

■家庭相册

## 时光你慢些走

□许会敏 文/图

如今每次回家，我都会用手机特意为母亲拍几张照片。因为我知道，年逾古稀且体弱多病的她，正以无法阻止的速度渐渐离我远去，任凭我如何的守候与呵护，也只是尽力在跟时光抢夺属于她的日子。

照片里的她，正在仿若无意间一年年变得苍老和瘦小。每每对着电脑翻看一次，我便会触目惊心的感觉重重袭来，忧伤与无助瞬间便海啸般席卷而来，常常痛到无法呼吸。我甚至不知道，倘若有一天她真的离开，我是否还有勇气打开这个被我数度浏览的文件夹，去回忆和她有关的点点滴滴。

生活中，她的行动越发迟缓，无论做什么都要比原来慢上好几拍。幸而精神还好，每次见，都要把周遭熟人的家长里短当成谈资告诉我。那颗心也依旧似当年那么要强，凡是力所能及的事，总不愿麻烦我们。尽管她看上去仍平和安然，可我却难在这浅淡的时光中，眼睁睁看着她一步步走远。而我要做的，就是尽可能多地陪伴她、照顾她，让



她觉得有所依靠，不孤单不恐惧。所以两年前，纠结再三，我还是换了份时间相对宽松的工作。不知是不是老天格外眷顾我这颗虔诚的女儿心，反而令我现在的收入，慢慢高过了此前的终日奔波。

像她一样，我亦不善以热烈、直白的方式表达爱，平素不管做什么也都是默默。我会不声不响弄好饺子馅、和好面，带回

人死不能复生，就连孩子都知道，我又何曾不知道？可是在梦中，我竟是那般的喜悦，就如同出门旅游的亲人从外地归来的那份欢喜。我将这梦对母亲提及，母亲轻声说：“你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这人不在，就是不在。”

是啊，不在，就是不在，任你的梦是如何的清晰，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。想来也是一种无奈，可是即便再怎样无奈，我们都得去面对。面对这份伤痛，面对这份思念，面对亲人不在的这份无奈。

以往对于父母并没有过多的依赖，那时总觉得自己大了，就该是飞出去的时候，甚至于不愿意常与父母在一起。只是近年来不知怎的，竟非常的依赖他们，或许是人到中年，经历了一些事情，更加觉得亲人的重要。

我庆幸出嫁后，还有过与父母同住的一段日子，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。早上母亲帮我将女儿送到幼儿园，再去市场买菜。每当我写完稿子，父亲总是会拉着我去花鸟市场逛逛。晚上的时候，老公下班回家，我们两代五口一起外出散步。那是一段怎样美好的时光啊，让我此时想想，便心生暖意。然而我知道，逝去的一切，再也回不来了，唯有在梦中相见。

去给她和父亲包饺子。因为我清楚地知道，这中国人家最普通的吃食，自从她生病后再无法烹制。此时，每吃一顿都显得非常隆重和奢侈，仿佛贫困岁月中孩子们渴盼的年夜饭，而偏偏她和父亲又都最好这口。作为女儿，我常常遗憾自己嫁得远，不能经常给他们包饺子吃。

她生病后，我开始不再征求她的意见给她买衣服、买鞋子。曾经，她对穿着有很高的要求，不管贵贱，裁剪必合身、做工必精细、款式必喜欢、气质必符合，否则哪怕花再多的钱，她也断不会上身，所以我不敢妄为。如今，她只觉自己已病老，且肢体不便，常常因为吃饭、做事污了衣、脏了鞋，固执地认定再添新衣就是糟蹋，总是极力阻止我和买衣服有关的任何动议。可她不知道，而今能再为她多做一餐饭，多置一件衣，多添一双鞋，对我来说就已是这世间莫大的幸福，哪怕她只穿一次也好。

如果现在你问我：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我会郑重而认真地告诉你：不是自己多辉煌，不是孩子多优秀，更不是尽情享受诗与远方。我只盼着时光能慢些走，让我守候妈妈的日子可以多一些，再多一些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  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  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